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哈代文集

卡斯特桥市长

侍 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斯特桥市长/(英)哈代(Hardy, T.)著;侍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4

(哈代文集)

书名原文: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ISBN 7-5327-2197-3

I.卡... II.①哈...②侍... III.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256 号

Thomas Hardy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哈代文集

卡斯特桥市长

[英]哈代 著

侍桁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4 字数 259,000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2197-3/I·1300

定价: 20.00 元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 www.stph.com.cn

责任编辑: 张建平

封面设计: 陶雪华工作室 / 范文文

1

十九世纪过去了三分之一的时候，在夏末的一天傍晚，一个年轻的男人和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步行走近上威塞克斯的大村庄威敦普利奥斯。他们衣装朴素，但并不算坏，不过他们显然由于长途跋涉，鞋子和衣服上都罩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以致这时外表显得寒酸。

男人体格魁梧，肤色黝黑，神情严峻；从侧影来看，他的颜面角那么少有斜度，几乎可以说是垂直的。他穿着一件比较新的褐色灯心绒布短外套，其余的就是一件钉有白角扣的粗斜纹布背心，同样料子的短裤，皮绑腿，还有一顶用发亮的黑帆布包着的草帽。他用皮带结一个活扣拴着灯心草篮子，背在背上，篮子的一头突出一把秣刀的刀柄，透过篮子的网眼还可看见一把打草绳用的螺丝钻。他那从容而没有弹性的步伐，是个干练乡下人的走法，跟一般劳动者蹒跚的脚步不同；在他向前走路时，脚步每一起落，都显出他个人所特有的偏执和愤世嫉俗的冷漠，就连那时而在左脚、时而在右脚循序交替着的斜纹布折痕，也都显示出这种冷漠来。

不过这一对男女的行路过程中，真正特别乃至可能引起路

人注意的地方在于他们一声也不吭；否则人们或许是不会理会他们的。他们并排走着，那种样子从远处来看，叫人以为是非常亲密的人在小声安闲地说着知心话儿；但仔细来看，便可辨别出男人正在读着一张歌片——或是假装在读，他的手因为挽着篮子的皮带，所以要把那张歌片撑在眼前就有点吃力。至于这个表面上的原因是否就是真正的原因，抑或这只是一个借口，让他躲避一场他觉得厌烦的谈话，那就除他本人以外，谁也说不准了；但他一直缄默到底，那女人虽有他在跟前，却得不到与人亲近的乐趣。实际上，除了她怀抱里的孩子，她可说是一个人在大路上走。有时那个男人弯起的胳膊肘，几乎碰着了她的肩胛，因为她尽可能靠拢他却又不碰到他；她似乎不想去挽起他的臂膀，而他也无意把臂膀递给她；他那种对她视若无睹的沉默，她不仅没有表示半点惊异，仿佛还看成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如果这三个人终于也说出一句半句话来，那就是女人跟小孩偶尔小声谈谈，孩子也咿哑回答；那孩子是一个十分瘦小的女孩，穿着短衣服和棉线织的蓝色靴子。

年轻女人的脸庞很灵活，这是她主要的、几乎是她惟一吸引人的地方。当她偏着脸俯视那女孩的时候，她显得很漂亮，甚至很俊美，特别是在这一动作上，她的脸斜映着色彩浓丽的太阳，使她的眼睑和鼻孔晶莹发光，嘴唇显得鲜红。但当她在篱垣的阴影里，沉思默想，缓步前进时，她现出半冷漠无情、半听天由命的表情，仿佛一个人认为在时间和机会手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也许就是没有公道。前一状态是“自然”的杰作，而后一种状态大概是文明的产物。

男人和女人是一对夫妇，是怀抱着的孩儿的父母，这是毫无疑问的。除了这种关系，别的什么都无法解释像一轮光圈那

样罩在三个行路人身上的那种陈腐的随意气氛。

妻子的眼睛大部分时间盯着前方，但是没有兴致，这也难怪，因为每年这个时候，英格兰任何一郡的任何地方，景致都跟这差不多：一条不弯不直、既不平坦又不崎岖的路，路边上的围篱、树木和菜蔬，已变成墨绿色，再过一个时候，叶子注定要由暗淡而泛黄，然后变红。河岸边缘上的青草地和近边篱树行列的桎杻，都罩着飞驰而过的车辆扬起的灰尘，同样的灰尘也盖着大路，像地毯似地平息了他们的脚步声；这种情形再加上上边谈到的他们的默不作声，使得四方传来的一声一息都可以听得见。

多年以来，在这样的时间，除了一只柔弱的小鸟在唱平凡古老的晚歌以外，那里很久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而在那样的时候，来自山上的鸟的啼鸣总是能够听见的，在说不清多少个世纪里，每逢那个季节的日落时分，都会听到同样的抑扬顿挫的啼鸣。及至他们走近村庄，从村庄那里的某个高地传来了各式各样渺渺茫茫的喊声和喧嚣，那里被丛叶遮住了视线。到了刚刚望得见威敦普利奥斯村外的房屋时，这一家人遇见一个刨萝卜的人，那人肩上扛着锄，锄上悬着饭袋。那看歌曲的人立刻抬头看了看。

“这里有什么活儿好干吗？”他先把那张歌片摇了一下，指着村庄，懒洋洋地问。接着，他以为这劳动者不了解他的意思，便加了一句：“有打草的活儿吗？”

其实刨萝卜的早已在摇头了。“嘿，可怜见的，在这个时令他怎么想得出要到威敦普利奥斯找这样的活儿干呢？”

“那么有没有出租的房子？——一间新盖的小草房，差不多的也成。”另一个又问。

那个悲观论者还是继续摇头。“在威敦拆房子倒常见。去

年拆了五所房子，今年又拆了三所；人们没地方去，——真的，连树枝搭的格子窝也没有啦；威敦普利奥斯的世道就是这样。”

打草的人——他分明是干这行的——自命不凡地点了点头。他望着前面的村子，接着说：“不过，这儿正热闹着哩，没有错吧？”

“对，今天正是赶集的日子。眼前你听见的这一团乱糟糟，不过是骗小孩子和傻瓜们的钱的一些玩意儿。真正做买卖的早就收摊啦。我整天在这闹声里干活儿，可是我从不进去——决不。它和我没交道。”

打草的全家往前赶路，不久来到了集上，从各处的马棚和羊圈可以看出上午标卖过几百匹马和羊，不过这时大半都已牵走了。现在，正如那个指路的人所说，剩下的没有什么真正的买卖了，主要的就是拍卖劣等牲口，而这又是别无他法可以卖掉的，比较高一级的买卖人，早来早去，决不肯要这种货色。然而人群却比早上稠密得多，这批无足轻重临时来观光的人，内中有休假的职工，一两个请假回家在外游浪的士兵，乡下店铺的老板和诸如此类的人，都是刚刚拥进来的；这里有西洋景，玩具摊，蜡人像，半人半兽像，半人半兽的怪物，为了救人不图赢利的走方郎中，摆藏豆赌博摊的人，卖小摆设的和算命先生等等，那些观光的人就在这里面很自在地活动起来。

我们上文讲的那几个过路人对于这些事情，谁都不感兴趣，他们想从那分布在山地上许多饮食摊里，挑选出一家来。离他们最近的有两家，笼罩在落日余辉的赭色云霞里，似乎都很不错。一家支着簇新的乳白色帆布帐篷，篷顶上挂着一些红旗；它所标榜的是“家酿好啤酒、麦酒、苹果酒”。另一家，比较旧些，后面竖着一个小铁烟筒，前面牌子上写着“出售上等香甜牛奶麦

粥”。男人心里掂量掂量这两块牌子，有意去前一个帐篷。

“不，不——另一个好，”女人说。“我向来喜欢吃香甜牛奶麦粥；伊丽莎白-杰恩也一样；你也会喜欢的。累了一整天，喝一碗粥是养人的。”

“我从来不吃这种东西，”男人说。然而他顺从了她的意思，他们立刻走进卖粥的帐篷里。

里面的人还不算少，都坐在顺着帐篷两边摆放的狭长桌边。靠外面一头，摆着一个炉子，烧着满炉的炭火，上面吊着一口大三脚锅，锅边擦得够亮，显出它是用铸钟的铜料打造的。掌管的人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丑婆子，她系着块白围裙，宽得几乎围起了整个腰身；因为要宽要大才能给她一副俨然不凡的气派。她慢慢地搅动着锅里的粥。她那只大勺子摩擦出来的沉闷声音，全帐篷里都可以听得见，她这样搅来搅去是怕烧焦了由麦粒、面粉、牛奶、葡萄干、加仑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拌成的混合料，她卖的这种有悠久历史的粥就是由这些东西煮成的。各种原料分别装在盛器里，摆在她手边一张由面板和支架搭成的铺着白台布的台子上。

这对年轻的男女，各人叫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粥，坐下来，安闲地喝着。这东西的确不错，正像那女人说的，粥是有滋养的，是四海之内所能得到的最相宜的食物；不过有些不常喝的人，起初看见麦粒儿胀得像柠檬籽那么大，浮在表面上，会有点胆怯的。

但是这个帐篷里还有你草草一眼看不到的东西；而这个怪脾气的男人，很快就觉察出来。他故作斯文地喝了一口粥之后，用眼角偷觑着老婆子的行径，看破了她玩的花样。他向她挤了挤眼，她一点头，他就把碗递过去；这时她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

瓶子来，把里面装的东西偷偷地量出了一些，调进男人的粥里。这倒进去的是甜酒。男人也偷偷地付了钱。

这碗粥掺过了相当分量的酒，他觉得比原来的味道要满意得多了。他的妻子看见了这场交易，非常不安，但他劝她也掺上些，她犹豫了一阵，才答应稍微加一点儿。

男人把他那一碗喝完了，又要了一碗，暗中授意再多加些甜酒。酒的影响，不久就在他的态度上现了形，他的妻子这才痛苦地体会到她费尽心思避开了那座有卖酒执照的帐篷的礁石，却只造成到这里来卷入卖私酒的旋涡里。

小孩开始不耐烦地唧唧喳喳起来，妻子不只一次跟她丈夫说：“迈克尔，我们的住处怎么说哩？你知道，我们要不早点儿走，找起来就麻烦啦。”

但他对这种小鸟啁啾般的絮聒装聋作哑。他同在座的人高谈阔论。蜡烛点起了以后，孩子的黑眼睛，先是缓慢地、圆圆地、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灯，然后合拢来：接着又张开，又闭拢，她睡着了。

喝完了第一碗，这男人心平气和了；第二碗，他提起了兴致；第三碗，大发议论；到了第四碗，他的脸型所表现的品质：不时要紧闭嘴唇，黑眼睛里冒着凶猛火花，也就在他的举动上显露出来，他是傲慢的——甚至会大吵大闹的。

谈话谈起兴头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常事。话题是：好男人给坏老婆糟蹋了，特别是许多有为的青年，因为轻率的早婚，便使他那崇高的目标和希望受了挫折，也耗尽了他的精力。

“我自己就完全是这样的，”打草的默默中现出近于愤恨的辛酸说。“我十八岁结婚，当时我道道地地是个傻瓜；结果成了这种情形。”他一扬手，指了指自己和他的一家人，想由此表明他

当场出丑的穷相。

那年轻的女人——他的妻子，好像已经听惯了这类话，装作没有听见，仍然同那忽睡忽醒的孩子断断续续地说些亲昵的知心话儿，而那孩子也不过是那么大，女人要歇歇胳膊时，刚刚可以把她放在身边凳子上坐一会儿。那男人又接着说：

“我连里带外不过才有十五个先令，可是在我这一行里，我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能手。说到买卖马，我敢向全英格兰挑战，让人来跟我比一比；我要是能够再变成一个自由人，只要一动手干，就值一千镑。不过一个汉子不到所有行动的机会丢得精光，是看不起这些小事情的。”

这时传来了外面场地上拍卖人喊卖老马的吆喝声：“现在是最后一号啦^①——有人捡这个最后的便宜吧？四十先令怎么样？这四匹母马很可以养来生小马的，它才五岁口多一点点：根本没有什么毛病，不过背脊有点洼，左眼给踢瞎啦，还是在路上它的亲姊妹踢的。”

“对我来说，我真不明白讨了老婆不想要的男人，为什么不能像这些吉卜赛人卖老马一样把她们丢掉，”帐篷里的那个男人说。“为什么不能把她们也拿来拍卖，卖给那些需要这种货色的人？怎么，喔，老天在上，要是有人要买我这个，我马上就卖。”

“真有人肯买的，”有几个客人望着那女人答话了，她可真不丑。

“真的，”一个吸烟的绅士说，他那一身衣服，无论领子、胳膊肘、衣缝和肩膀上，都磨得锃亮，只有长期不断地在油污的平面

^① 拍卖物品时，都预先编好了号头。此处所说最后一号，是说他在拍卖最后一匹马。

上摩擦才会有这种情形，通常在家具上是好看的，在衣服上就显得不大雅观了。从他外表上来看，他从前可能在附近乡绅家当过仆人或是车夫。“我在好人家过过日子，可以说，比谁都不差，”他接着说，“我懂得真正的教养，谁也不比我更懂；我敢说她有教养——记住，我说的是她骨子里头——不比这集上任何女人差——不过还欠表现罢了。”他说着交叉起两脚，端端正正地凝视着空中的某一点，重新抽起他的烟斗来。

这个喝得烂醉的年轻丈夫，听见人家给他的妻子这种意想不到的夸奖，呆呆地望了几秒钟，有些怀疑自己对待具有这样品格的人的态度是否高明。但他很快被他一向的见解蒙住了，他粗声粗气地说：

“那么好吧，现在正是你的机会：只要有人出价，我愿意双手奉上这个世上难得的宝贝。”

她转过脸向她丈夫小声说：“迈克尔，你从前在人家面前已经说过这种无聊话。玩笑归玩笑，但你当心点，可不能老是没完地这么讲。”

“我知道我从前说过；我真有意这么做。我只想找一个买主。”

正在这时候，这季节里最后一批中的一只燕子，偶然从一个罅隙飞进到帐篷里的上空来，在人们的头上来回迅速地盘旋：吸引了所有的眼睛都茫然地追随着它。那一伙人一直望到燕子又飞了出去，忽略了来答复那个手艺人的提议，话头就此中断了。

但一刻钟以后，这男人往粥里掺的酒越来越多，不知是他精神健旺，还是他赋有海量，他依然十分清醒；像乐器在幻想曲里又转到主题，他老调重弹起来。“喂，有没有人要我的，我在等着哩。这个女人对我没有用处。谁要买她？”

在座的人这时全然下流到不顾体面了，这个重提的问话受到了一阵表示赞赏的笑声，女人在小声说话，她热切地乞求他：“好啦，好啦，天快黑了，这种无聊的话没有什么意思。你要还不动身，我就要一个人走了。走吧！”

她等了又等，然而他还是不动。喝粥的人们在闲聊，过了十分钟左右，那个男人忽然又插上一句：“我提出了这个买卖，可是没人答复。你们里面难道没有一个杰克·拉格或是汤姆·斯特劳^①来买我的货吗？”

女人的态度变了，她的脸上现出了上文提到过的那种严峻的脸型和神色。

“迈克，迈克，”她说，“这闹得不成话啦，啊——太不成话啦！”

“有人买她没有？”那男人说。

“我希望有人买，”她毅然决然地说。“她眼前的这个主人，她实在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你，”他说。“这么说来我们的意见一致了。诸位先生，你们听见吗？这是同意散伙啦。她要愿意的话， she 可以带着女孩，然后走她的路。我要拿着我的工具，走我的路。这跟《圣经》上的记载一样的简单。那么，苏珊，你站起来，让大家看看你。”

“别起来，我的娃儿，”一个靠近她坐着的、穿着肥大裙子、丰腴妩媚的卖胸衣带的女人说，“你的好男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话。”

不过，那女人真的站起来了。“现在，谁来主拍？”打草的叫

① 杰克·拉格和汤姆·斯特劳如同我们说张三李四一样。

着。

“我来，”一个矮个子立刻答话了，他的鼻子赛似铜门球，嗓子喑哑，眼睛像一双钮扣洞。“谁肯给这位太太出个价钱？”

女人低头瞅着地下，她像是用了最大的毅力才挺得住身子。

“五先令，”有一个人说，引起了一阵笑声。

“不准捣乱，”那个丈夫说。“有人肯出一个几尼^①吗？”

没有人答话，这时那个卖胸衣带的女人插嘴了。“看在老天面上，好汉子，放正经点吧！这个可怜的魂灵嫁的人多残酷啊！我敢起誓，房饭钱总要费几文的！”

“主拍人，把起拍价抬高，”打草的说。

“两个几尼，”主拍人说，没有人应声。

“这个价钱要是没有人要，十秒钟以后，就得要他们多拿出点来，”男人说。“很好。主拍人，现在再加一个几尼。”

“三个几尼——三个几尼要卖啦！”那个嗓子瓮声瓮气的人叫道。

“别人竞叫，”丈夫说。“天哪，说到钱的话，她花我的钱可是那个的五十倍啊。拍下去。”

“四个几尼？”主拍人大声喊。

“我要跟你们讲句老实话——五个几尼以下我是不卖她的，”那个丈夫一拳砸下去，震得盘子都蹦起来。“随便什么人肯给钱，待她好点，五个几尼我就把她卖掉；她永远归他，再不会听到我。但是低于那个数字我是不会把她出手的。现在——五个几尼——她便是你的了。苏珊，你同意吧？”

① 几尼是英国在1664年开始发行的一种金币。这种金币因为是用非洲几尼地方出产的金子铸造的，所以得名，最初值三十先令，后来在1717年始规定它的价值为二十一先令。

她全不理睬地低着头。

“五个几尼，”主拍人说，“不然就收回啦。有人出这个价钱吗？最后一次啦。有没有？”

“有，”门口有一个人大声说。

所有的眼睛都转过去。在帐篷的三角形门口，站着一个水手，他到了这里不过两三分钟，谁也没注意到他。在他作出肯定的答复后，接着就是死一般的沉默。

“你说你买？”丈夫用眼盯着他问。

“是我说的，”水手答道。

“说是一回事，给钱又是一回事。钱在哪里？”

水手犹豫了一下，重新看了看那女人，走进来，打开五张沙沙作响的新纸币，丢在台布上。这是五镑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在钞票上面，他又叮叮当当地照数扔下几个先令——一、二、三、四、五。

在这以前，旁观的人都还认为这场挑战有点真假难辨，乃至看见有人真如数给了钱，便都吓住了。他们的眼睛不由得盯住了那几个主角的面孔，然后又盯住了桌上压在先令底下的那几张钞票。

直到此刻，那个男人虽然作了挑逗性的表示，却不能就此认定他真心要这么做。旁观的人始终把这件事当做一件过火的逗人乐的讽刺；认为他在失业中，难免会对世界、社会、自己的亲人发些脾气。但是他说得出，有人就真的付了钱，这场戏中博人一笑的轻佻成分就消失了。帐篷里似乎充满了一片惨淡的光，把里边人的面貌都改变了。旁观者的嬉皮笑脸不见了，他们张开双唇在等待着。

“现在，”女的首先打破了静默，因而她那低而枯燥的话音显

得特别响亮。“在你没有往下干以前，迈克尔，听我说一句。你要动一动那钱，我同女儿就跟这人去。注意，这已经不是开玩笑的了。”

“玩笑么？当然不是开玩笑！”她的丈夫大声叫着，她的示意愈加触怒了他。“我拿钱，水手带你走。这是再清楚不过了。随便什么地方都有人干这种事——为什么这里干不得呢？”

“这事全要看这位年轻的女人是不是愿意才能决定哩，”水手温和地说。“我绝对不愿意伤她的心。”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呀，”她丈夫说。“只要能带着孩子，她是愿意的。就在前几天我谈起这件事，她还这么讲过。”

“你能发誓吗？”水手对她说。

她看了看丈夫的脸，发现他没有半点悔意，这才说：“我发誓。”

“好啦，她可以带着孩子，买卖算是成交了，”打草的说。他拿起水手的钞票，从容地折叠起来，把票子和先令放进顶里边的口袋里，现出一副收场的神气。

水手看了看女的，笑了笑。“走吧，”他和蔼地说。“还有这小的——多一个更快乐！”她停了停，仔细看了他一眼。随后她又垂下眼睛，什么话也没说，抱起孩子随着他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她转过身，摘下结婚戒指，从粥摊上方照着打草的脸直扔过去。

“迈克，”她说，“我同你过了两年，除了挨骂受气没有别的，现在我不归你了，我要到别的地方去碰碰运气。这对我对伊丽莎白-杰恩都要好些。再见吧！”她右手抓起水手的臂膀，左手抱着孩子，伤心啜泣着走出帐篷去。

丈夫的脸上露出一副痴呆的忧虑神情，好像这才露出他完

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有几个顾客笑了起来。

“她走啦？”他说。

“嗯，一点不假，她走得没影儿了！”几个在门边的乡下人说。

他站起身来，自知喝了过量的酒，小心翼翼地踏着脚步，走到门口。有几个人跟着他，一块儿站着往昏暗里眺望。在这个地方，低级动物的和平天性与人类的蓄意相仇之间的区别，是特别地显著。同帐篷里面刚刚干完的冷酷行为形成对照的，是几匹马在互相亲昵地交头挨蹭着，耐心地等候着给套上挽具，好回家去。在集市外面，在山谷和森林里，一切都是寂静的。太阳刚刚落山，西边天空上飘浮着玫瑰色的云彩，好像是永恒不变的，然而却慢慢地在变化。守望着这云天，仿佛从昏暗的观众席上看舞台上的演出盛况。看过了帐篷里那场面以后，面对着这景色，便有一种自然的本能要把人看作仁慈宇宙中的污点，加以鄙弃：不过也要记得世事无常，也许有一天夜里人类会无知无识地熟睡了，而这些平静的物象竟汹涌咆哮起来。

“那个水手住在哪儿？”当他们茫然向四面观望时，一个旁观者问道。

“上帝知道，”那个见过大场面的男人说。“没有疑问他是个外乡人。”

“他在五分钟以前进来的，”卖粥的女人两手放在臀部上凑拢来说。“随后退出去，又回来望望。我是一个小钱也没有赚到他的。”

“这样子对付那个做丈夫的再好没有啦，”卖胸衣带的女人说。“有这么一个文雅可敬的女人，一个男人还要怎样呢？我佩服那个女人的精神。换了我也会这么干——丈夫要是对我这

样，我不这么干，老天都不容我！我一定走，不管他怎么喊叫，喊叫到嗓子眼儿发疼；我也永不回来——不，不等到世界末日^①我决不回来。”

“我说，这女人要好起来啦，”另一个比较深思远虑的人说。“因为航海生涯是被剪的羔羊^②最好的庇护，那个男人似乎很有钱，而她呢，从外表上一看，就知道她近来许久没有享过钱的福了。”

“听我说——我不会去追她的！”打草的说，执拗地回到他的座位上。“让她去吧！她要是有这样的妄想，应该叫她受受罪。她不应该带走女儿——那是我的女儿；再重来一次的话，我就不会让她带走的。”

顾客们也许有点意识到自己鼓励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行为，也许是因为天色已晚，在这件事发生以后不久，就纷纷离去了。那个男人伸出胳膊伏在桌上，脸贴着臂膀，不多时就打起鼾来。卖粥的夜里该收摊了，先把剩下来的酒瓶、牛奶、小麦、葡萄干等等装上车，这才来到那男人趴着的地方。她摇了摇他，但弄不醒他。因为集市还要继续两三天，那天晚上是不收帐篷的，她就决计让这个熟睡的人——他显然不是流浪汉——待在原来的地方，他的篮子仍然在他身边。她吹熄了最后一支蜡烛，放下帐篷门帘，离开帐篷，赶着车走了。

① “世界末日”，原文为“大号筒”(great trumpet)，语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4章第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② 被剪的羔羊是比喻弱而无保护的人。